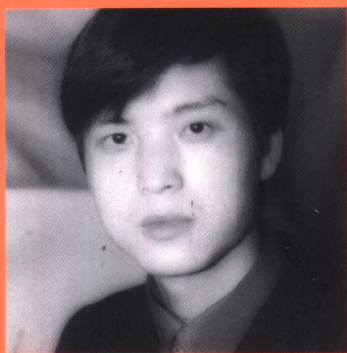


从十九到二十六

罗盟 ■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罗 盟 ■ 著

从 十 九 到 二 十 六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十九到二十六/罗盟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3.3

ISBN 7-02-003950-2

I. 从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8292 号

责任编辑:李丹妮 装帧设计:柳 泉
责任校对:郑南勋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从十九到二十六

Cong Shi Jiu Dao Er Shi Liu

罗 盟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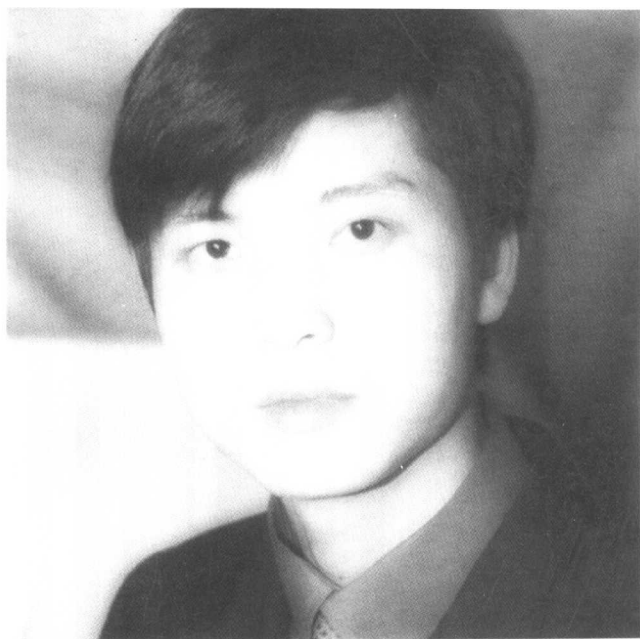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8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375 插页 3
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02-003950-2/1·3002

定价 14.30 元



作 者 像

自序

从十九岁走上社会,我两脚分别踏上文学之路和谋生之路。两者都很艰辛,但皆抱有希望。

现在,我已经走过了好一段路程,撇开业已步入的文学殿堂,我发现自己跟别人比较,没有任何特别。如今,旧有的同学和朋友大都步入了围城,我却仍在城外左冲右突,有时候回忆起生命里的他们,不禁有太多感慨。

在一次心情最低落的时候,我坐在舞厅里独自解闷,不跳一曲,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,无数的脚在场子里穿来走去,我想这么多双脚能走出多少故事!于是,无数的东西在我脑子里涌现出来,有自己的,有别人的,有推测的,它们逐渐构成了一部成长的历程。没有奢侈浮华的都市花园,没有曲高和寡的崇高追求,这是实实在在的人生,我们大多数人的经历,它平凡就如同河水,放一只小纸船,它便顺其而下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晃 荡

梦幻中	1
嬗 变	12
初 夜	15
野 性	23
新天地	32
如此收场	42

第二章 丝 厂

正 轨	50
帅哥和厂花	58
受伤的女孩	74
再受伤	83
石破天惊	89

第三章 同一个城市

拒绝爱情	99
------------	----

掉进大杂烩	106
是非之地	118
再返省城	126
真爱共生存	131
从零到零	146

第四章 身在何处

去远方	169
好景不常	176
躲不开	198
告 别	207

第五章 商业街

恢复原形	217
驿 站	226
吞 噬	235
落幕无声	242

第六章 坐 标

新局面	248
又一村	254
左冲右突	268
围城之外	280
明 天	285

第一章 晃 荡

梦 幻 中

我睁开双眼，梦中的轿车、美女、洋房顿时化为乌有，只有晨曦满满地灌进窗口，探进头来，窥视着我的房间。它看见一张写字台、一只小衣柜，然后看见床上的我。

我听见奶奶在楼下喊：“兔儿，兔儿。”

我在床上不想动，也懒得应声。我感受着生命在窗外发出召唤，它已经明确为我提供出一条路，要我真正去将它完成。

奶奶又喊：“下来吃饭了。”

我下床来，站在衣柜镜子跟前打量着自己。我心里说江兔，你真是个英俊少年呀！浑身上下天生长得无可挑剔，这样一个人物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，他注定要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一生。别忙，你慢慢地享受今后的人生吧，这辈子有你活的。

我奶奶发起了牢骚，她喊：“饭已经凉了。”

我下楼来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是空荡荡的。我爸爸在一家国营水泥厂上班，这时候早在岗位上摸上了活儿；我妈在镇上开一家杂货店，现在肯定顾客盈门了。院里没有声响，只有鲜活的金晖四溢，院外的公路上，汽车和自行车的声音一闪即逝。我懒洋

洋地洗脸、漱口，然后两三口喝完早上这顿稀饭。

我对奶奶说：“今天镇上逢场，是吗？”

奶奶说：“再过会儿差不多该散场了。”

兴隆镇有好几条街，不大不小，很热闹。作为县级市的汉州城离镇上不远，骑自行车只需十来分钟，之间这条水泥公路正好与我家院门擦肩而过。

我出门时吹着口哨，徒步朝镇上走。

路上过往行人很多，天气也很好，我的情怀自然而然激发开了，内心里有种兔崽子弹腿的感觉。我幻想中的远大抱负就在这种条件下滋生蔓延，翱翔于晴空万里的空间。

这就是七年前某一天中的我，当时我并不知道今后的生命究竟会是什么样，但我已在内心里将它设计好了。

前面那个女孩完全是从我的设计中脱颖而出的，那背影、那秀发、那步履，完全和我想象中的某种产物合二为一。我有一刹那失了神，真无法相信现实会如此遂人所愿。我走在她身后，不敢走快，生怕超过她，失掉欣赏、陶醉、遐想的依靠。我不远不近地跟在她后面，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牵引着，忘了自己和身边的一切。

不知不觉走进镇街，熙熙攘攘的行人猛然将我脑子里的幻景轰掉。我醒悟过来，发现那个女孩已被无数的人浪冲得不知去向。我茫然四顾，感到无所适从，就在这时，有一辆自行车冷不丁撞上我了。

我看见四五个青年男女，撞我的是个年纪跟我差不多、留着流行发式的家伙。他笑嘻嘻地说：“哥们儿，这该怪谁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是说要么怪我，要么怪你的自行车？”

他说：“聪明。”

我说：“哪有你聪明，你他妈的分明是看见我扭过头去，故意来了这么一下。”

他说：“说来说去还是你他妈的聪明，你连这点都看出来。”我们正较量着，有一个人径直过来，走进他们的圈子，这个人一眼认出我来，我也一眼认出他是何忠义。

何忠义对撞我的小青年说：“江免是我的同学，你不准乱来。”

小青年急忙就说：“原来是义哥的同学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对不起免哥，你处罚小弟吧。”

我心里正想着这是哪儿的话呀，不料听见有谁大声吼：

“还往哪里走？”

这个声音像是冲我发的。

我看见我妈心焦气躁地向着我。原来我的位置正好在我家杂货店外面。顾客太多，我妈一人忙得不可开交，活像在沙场上孤军奋战一样。她看见我毫无反应，又大声吼：

“给我滚过来。”

我走过去，说：“你好像在抓老赖账的。”

我妈说：“你来为这位大姐称两斤花生。别忙，先把零钱找给那位大婶。”

我围着我妈团团转，上午就这样过去了。待空闲下来，街上只剩下稀稀疏疏的行人。我解开衬衣扣子，对着风扇吹，看见好几个红男绿女在街上晃来晃去，我脑子里面就有一样东西被他们牵引着，也晃来晃去的。

我每天清早很晚起床，然后去杂货店消磨时光。我的未来还是个含苞欲放的蓓蕾，有颜色，有香味，就是没有开放出真实的形状。我没有考虑具体去做什么，时间像坏了的水龙头，水哗

哗地白流。

我打出一个长长的哈欠。

我妈坐在我身后，和隔壁卖衣服的陈姐闲聊得昏昏欲睡。这是一天当中太阳最旺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人的睡意也特别的浓。我妈逐渐没有声音了。

陈姐对我说：“你妈被瞌睡拽去了，拉都拉不回来。”

我说：“自然力量不可抗拒。”

陈姐将近三十岁，长得不够漂亮，说不上哪里没有长对，就是没法吸引人。陈姐把谈兴转移到我身上来，她说：“江旻，今年高中毕业了吧？”

我说：“十二年学业全完成了。”

陈姐说：“考的哪所大学？”

我说：“我没参加高考，你说能考进哪所大学？”

我妈靠在椅子上，偏着头，眯着眼，她迷迷糊糊嘟哝说：“他算读到尽头了，他骗我们做父母的整整十二年。”

白天受着骄阳炙烤的小镇，一到夜幕拉开，就换上晚装，有点空幻，有点迷离。我精神爽朗地走进场镇，采集着无边的遐思。街上被两边开铺子的人家用水泼得湿漉漉的，过剩的热气正仓惶地散入夜空。

我妈在昏暗中挪动麻布货袋。我走进杂货店，说：“你节约得是不是太夸张了，这时候还不亮灯？”

我顺手将一盏白炽灯拉亮。

我妈说：“浑小子，这下心头凉快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还没有，我只拉亮一盏灯。”

我妈说：“你在这里守着，我回去吃饭。”

我正要答应，却看见我梦中萦绕着的那个身影又出现了，她

从我眼前飘然而过,我就对我妈说:“呆会儿爸爸会来的。”

我妈咬牙切齿地骂。我却尾随着那个女孩,一直受她支配着来到集上最热闹的地段。这时候她不再是一个人了,身边不知怎么的又多出来一个姑娘。我的胆量突然变得无处使,只好在街上磨磨蹭蹭,活像个游手好闲的扒手。那边有个麻辣烫摊位,轻而易举就把她俩变成它的顾客,她们凑过去,各拿只小碗着手搭配调料,等候着女摊主在料锅里烫菜。我心底一亮,开始考虑是否也该凑身过去。恰恰这时我的羞怯又出面干预了,我脑子里就矛盾地搅成一团,心跳变得毫无节制。

我感觉眼前黑了一下,身子移动过去了。

我来到摊位跟前,浑身已经出了一遍汗,还临阵打了个饱嗝。我“呃”了一声,摊主也忍俊不禁,看样子她是想热情招呼我吃碗麻辣烫的,但笑着出口的话却变了,她说:

“你的胃里面还有没有空位置?”

我说:“怎么,不要我吃?”

这个中年妇女说:“我哪会那么傻呢!”

她让我稍等会儿。待两个姑娘端着碗吃起来,才开始烫我的菜,待两个姑娘吃下半碗,我才尝到碗里的味道。她们俩吃得很投入,言谈也津津有味,全然没有分心到我身上。出现这样的情形真是让我伤心死了,这样,我的情意不但一无是处,我的相貌也变得一钱不值了。我寻思着打破局面的可能,虚构着出击的方式,幻想着意外机会,甚至还妄想她们能主动开这个头。我的想法一道道摇头而过,最终换来一场空。

她们放下碗筷,付钱走了。

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出我栽培起来的花园,一朵又一朵花儿被她摘掉,扔得满地都是。我心痛了,一下子后悔起来。

你应该去和她搭讪,该死的。

然后我垂头丧气地往家里走,好像走在一条荒无人迹的路上。这条路一直延伸到黑夜的深处,一辆辆汽车鸣着喇叭,轰隆隆而过,只把我扔在半途上。我没法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方向,更不知该如何完成自己的意愿。

我回到家,径直上楼,走进房间,坐到写字台跟前,打开台灯,翻开一个笔记本,在上面写下几句肺腑之言。

有一句是这样的:我想得着,看得见,我走不到她身边。

如果说这首诗多少有点矫揉造作的话,那么,当晚我的失眠却是货真价实的。我躺在床上单相思着,不料思想这东西就像激动的画笔一样,稍不注意就描出其它的颜色来。我想着那个女孩,脑海浮现出她美丽的轮廓,却从她身上打开一扇从未经历过的门,并走进去饱览起来。我们像逛公园一样,兜了一大圈,最终履行起原始性的使命。我对性爱的具体操作尚不清楚,只能把它想象得一塌糊涂。然而就是这种半生不熟的演习同样要我的命,它像一个无底洞,我一栽进去就难重见天日。

我就是在这个无底洞里左冲右突睡不着觉。后来我不行了,不得不下床来活动活动。我走上天台。这时候夜已深,四下的村庄和田野恬静得仿佛蕴藏着万物之谜,夜空里的星星有的隐退了,月亮也似乎在睡梦沉沉中,那梦由月光捎给大地,带进酣睡中的每个人。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不在梦里面,我在想。

我的梦到底在哪里,它该如何去实现。

我对那个女孩子朝思暮想。她还是她,没有搭上我构想中的班车,每天看得见她从街上走过,她漠然不知的姿态对我施加了严酷的打击。

然而她又让现实留住了梦想,留住了渴求。我希望那个梦想能成为现实,我的生命却闯进另一个天地了。

这是个非常精彩的傍晚，夕阳尚未完全沉没，好像还有什么事想要告诉这个世界，红光万丈、霞光似火，就像音乐会完毕后的掌声雷鸣。

我妈为顾客忙乎了一整天，她整理着当天收入进来的人民币，没有忘记顺手将风扇关掉。她对坐在一边的我说：“一下午你什么事都没做啊。”

我说：“我在看书嘛。”

我妈说：“在学校里面怎么没有这么用心呢？”

我说：“现在亡羊补牢嘛。”

我妈说：“补什么？这些书既不能帮你进大学，又不会为你挣一分钱。”

我不理她，我看见何忠义他们一伙人出现了。

何忠义对我说：“这次我们是你家的顾客，买几支冰淇淋。”

我为他们拿出冰淇淋过后，何忠义又问我去不去玩。这次我拿定主意了，我要去。我想获得他们当中的乐趣。他们当中还有两个长相不错的姑娘，我根本就无法控制住自己。

我于是推出了自行车。

我妈叫住我：“不许去。”

我说：“我又不是奔赴战场，你老人家大可不必担心。”

我们飞驰在去城里的路上，我这才感觉到什么叫做年轻的风采。两个姑娘跟任何一个家伙都能乐到一块儿去，我们一路嘻嘻哈哈不停，还在自行车上打打闹闹不停。

两个姑娘一个叫苏小红，一个叫秦小曼。

秦小曼最活跃，她对我说：“兔哥，今后我们去你家杂货店可不可以不给钱吃上冰淇淋？”

我说：“关键在于我妈同不同意。”

秦小曼说：“你回去告诉你妈，说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妈对未

来的儿媳妇总该让让手吧。”

我还是说：“不知道我妈同不同意。”

秦小曼说：“你是说你妈会不会同意我做她的儿媳妇？”

我说：“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秦小曼说：“那没什么，只要你答应。”

我说：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秦小曼说：“就这么简单。”

夕阳不知去了何处，只剩下一抹胭脂红印，黄昏正式降临了，天地间空旷气爽，蕴藏着无限惬意。这条宽阔的水泥路留下我们这群小青年的车轮印迹和欢声笑语，我从中受着潜移默化的感染，逐渐累积起人生中的经验。

我们骑进城，城里的夜生活正在全方位展开。多姿多彩的灯光召集着满街花枝招展的行人，梦幻迷离，和白天完全是两个世界，这一切，使我的好奇心产生了全新的共鸣。今晚一定会对我今后的人生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，它像一本新书的封面，翻开它，里面就是丰富的新鲜内容。

我正在浮想联翩，随同的几辆自行车纷纷停留下来了。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我清楚，这是体育场大门外，四周是满街灯火，以及遑遑人流。

何忠义在我们当中号召性地开口说：“我们坐下来吃碗冰粉。”

我们都在行动上响应了。

不料吃完冰粉过后，何忠义对我说：“江旻，你有没有钱掏出来付账？”

我心头咯噔一下，但是表面上还是佯装平静。我说：“多少？”

何忠义说：“每碗一元，共七元。”

秦小曼这时表现出极端的积极来，她补充说：“我和苏小红还吃了两个烧饼。”

我更心疼了，表面上还得装大度。我说：“这下又该是多少？”我这一问倒好，反而把她的小姐脾气惹出来了，她说：“烧饼多少钱一个你竟然不知道？”

我心头想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为了你的口福和肚皮，我甘愿掏自己的腰包，你没有只言片语的感激话不说，反而还大大咧咧地出言不逊，天下竟有这么不懂规矩的人！

吃东西是我出的钱，接下来我们进舞厅的门票钱则是出在何忠义身上。看得出来这个家伙有点鬼，他不想摊上两次出血，先让我出一次，他的心就放得平了。

走进舞厅，我才知道我长到这么大，身外还有这么个和人的诸多天性一拍即合的场所。今晚我算是来对了，我要把以前漏掉的快乐补上，好好润色今后的时光。俗话说有舍才有得，我花掉几块钱还是蛮划算的。这是我第一次进舞厅，当然不会跳舞。我和随同的伙伴坐在椅子上，心境倒是很快就融入这里面的气氛和环境了，以至于没有被同伙看出来生疏的底细。

一个兄弟对我说：“免哥，我们一起去请舞伴。”

我肯定不能立马上任，我坐在位置上，研究起这里面一对一对、成片成片的男女来，我特别对隐约暧昧的灯光产生了兴趣，它让我的心绪也在黑暗中星星点点地闪烁着。

我身边很快空出大片位置来，六个同伙都起身走进舞池了。在我心里一直勾起着不轨念头的苏小红，现在正被何忠义搂在怀里，此时此景，我不禁在失落中产生了妒意，心头自然不是滋味。还有秦小曼，抱着她的居然就是戏谑我聪明的那个家伙，他叫什么唐老二，听绰号就知道纯粹是个地痞二杆子。秦小曼并

不是一个没有几分姿色的姑娘，她将那个浑蛋瞧得上眼真就让我一百个想不通了。

他们搂完一曲，回到座位上来，纷纷问我：“你怎么不跳？”

我说：“太热了，我想休息会儿。”

我说出这话，居然还得到了意外收获。下一曲开始过后，其他人都离座了，秦小曼一个人却坐着纹丝不动。

我说：“你怎么不随他们跳舞？”

她捡上了我的话，一个模子里面出来：“太热了，我想休息会儿。”

有陌生青年来请她跳舞，她一概拒绝，最后她索性朝我坐拢来，和我身子挨身子，就没有人敢来请她了。一曲又一曲，同伴们聚来又散开，散开又聚来，秦小曼始终没有再入人群。这个时候我和她已经交谈得如胶似漆了，我们畅所欲言，向对方描绘各自生活的剪影。讲述不久前的读书生活，想象将来的种种可能，临摹和父母相处的一幕幕滑稽戏，道出各自的生日。她初中毕业还不到两年，比我小一岁多。

我说：“到时候我为你庆祝生日。”

她说：“好啊好啊！有人为我庆祝生日还是第一次呢。”

秦小曼的生日在腊月，离现在大热天还遥远得很呢。

我抽个间隙咀嚼一下，发现自己和秦小曼坐在一起已经聊出什么味来了。

紧接着，秦小曼马上了实际行动，她对我说：“我们去跳舞吧。”

我昏头昏脑地跟着她走进舞池，我们伸出手，互相搂着对方腰肢的时候，我仍处在昏头昏脑的状态。直到迈出舞步，我才一下子觉醒过来。我跟着秦小曼的步子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跟着感觉走呀，这一跟着几进几退，我就把跳舞看得很简单了。